

DPS7/c 402

埋 忧 集

〔清〕朱梅叔 著

陈果 标点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亲相继见背，始绝意进取。鸟已倦飞，骥甘终伏。生平知交，大半零落，而又畏见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与幼女形影相依，盖生人之趣尽矣。乃喟然叹：穷矣！然身可穷，心不可穷也！余诚弃材，不足与海内诸豪俊比数矣。夫蝉蚓不知雨雪，蟪蛄不知春秋，犹能以其穷自鸣，岂樗散之余，遂并蝼蚓之不若乎？于是或酒边灯下，虫语偎阑，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辄书数行，以销其块磊，而写髀肉之痛。当其思径断绝，异境忽开，窅然如孤凤之翔于千仞，俯视尘世，又何知有蝇头蜗角事哉！于是辄又自浮一白曰：“惜乎！具有此笔，乃不得置身史馆与马、班为奴隶也，是亦足聊以自娱矣！”今兹春归里门，箧中携有此本。诸同人见之，咸谓可以问世，谋醵金付梓。顷来此间竹屏蒋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诸君雅意，使得免仲翔没世之感，余亦何能复拒乎？独是余老矣，追忆五十以来，以有用之居诸，供无聊之歌哭，寄托如此，其身

世亦可想矣！因书数语，以志吾恨焉。

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孟秋月八日，归安朱翊清梅叔氏自题于浮溪寓舍。

目 录

自序	(1)	蛇残	(18)
卷 一			赌饭	(19)
穿云琴	(1)	卷 二		
熊太太	(3)	雪姑	(21)
嘉兴生	(5)	吴烈女	(22)
潘生传	(6)	程光奎	(24)
周奎	(9)	诸天骥	(25)
义犬冢	(9)	雷殛	(30)
戚自贻	(10)	蟋蟀	(31)
可师	(11)	活佛	(31)
扛米	(13)	通字	(32)
无锡老人	(13)	海鳅	(33)
尸擒盗	(15)	大人	(33)
钟进士	(17)	捕鬼	(34)

郭某	(35)	名医	(61)
张痴	(36)	手技	(62)
绮琴	(37)	田鸡教书	(63)
卷 三		铁儿	(64)
昭庆僧	(41)	金蝴蝶	(66)
双做亲	(42)	柿园败	(67)
周烂面	(44)	慧娘	(67)
狗羹饭	(44)	贾荃	(71)
邵士梅	(46)	支氏	(72)
沈博年	(48)	堕胎	(73)
陈三姑娘	(49)	捉奸	(74)
大人	(50)	卷 五	
云雨	(51)	锁阴	(75)
春江公子	(51)	火药局	(76)
雾淞	(52)	谄祸	(76)
疫异	(53)	送诗韵	(78)
水灾	(53)	龟鉴	(78)
谷里仙人	(54)	阴状	(79)
白雀	(54)	箬包船	(81)
龟王	(55)	金镜	(82)
薛见扬	(55)	药渣	(85)
考对	(57)	锔饼阿六	(85)
卷 四		秦桧为猪	(88)
人形兽	(59)	贾似道	(90)
异蛇	(59)	鬼舟	(92)
秤掀蛇	(61)	卷 六	

二仆传	(94)	姚三公子	(116)
段珠	(95)	赵孙治	(120)
金三先生	(96)	严侍郎	(124)
读律	(97)	星卜	(125)
卖诗	(97)	常开平遗枪	(125)
诗谶	(97)	人面豆	(126)
秋燕诗	(98)	奎光	(127)
樊迟庙	(98)	陈学士	(127)
施氏	(99)	徐孝子	(128)
空空儿	(100)	男妾	(129)
鬼灯	(101)	上智潭鼋	(129)
祭鳄鱼文	(102)	武松墓	(130)
射兔	(102)	死经三次	(130)
马宏漠	(102)	卷 八		
茅山道士	(104)	宅异	(132)
叶太史诗谶	(105)	柜中熊	(133)
奇狱	(106)	遗米化珠	(134)
谲判	(108)	梦庐先生遗事	...	(134)
钱大人	(109)	捐官	(137)
夫妇重逢	(110)	辨诬	(137)
宫伟镠	(111)	金氏	(137)
海大鱼	(112)	荷花公主	(138)
车夫	(112)	夜叉	(142)
奇儿	(113)	奇疾	(143)
卷 七			真生	(143)
贾义士	(114)	明季遗事	(146)

树中人	(146)	改名	(169)
陈忠愍公死难事		负债鬼	(169)
		(147)	蛇异	(170)
卷 九			卷 十		
乌柏树	(151)	鬼隶宣淫	(171)
狮子	(152)	狐母	(171)
谄效	(153)	七颠驸	(172)
醉和尚	(153)	瞿式耜	(172)
香树尚书	(155)	孙延龄	(175)
全荃	(156)	缢鬼	(176)
周烂鼻	(158)	乍浦之变	(177)
潘烂头	(159)	虎尾自鞭	(178)
臀痒	(159)	夷船	(179)
草庵和尚	(160)	瓮间手	(181)
樊惢	(161)	挖眼	(181)
许真君	(162)	狐妖(附录袁氏传)		
茅山道人	(163)			(182)
憎须	(164)	织里婚事	(186)
梁山州	(164)	臭金	(187)
诗嘲	(164)	佛时贞观	(188)
陶公轶事	(165)	剪舌	(188)

埋忧集卷一

穿云琴

康熙间，勾曲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孤避乱，入道劳山。性豪逸，耽书嗜饮，善画墨竹。尤精于琴，遇良材，必重价购之，至于典质不倦。后闻新安吴商名畏龙者，蓄琴颇富，裹粮往访。商见其携有古琴，问：“炼士亦善此乎？”对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携者曰：“此宋贾相悦生堂中物，向以五百金购得之，然亦非上品。闻先生多蓄古琴，故不惮远涉，未识可赐一观否？”

商与论琴理，筌为细述勾拨挑剔之法，语多神解。商一时未能尽领，请传之妙手。筌解囊为弹《水仙操》一阙。商危坐竦听，如有山林杳冥，海涛汨没起于座中，辄为叹绝。筌停琴言曰：“此调自伯牙传至嵇康，名《广陵散》，所谓观涛广陵者也。康死，此调已绝，某特以意谱之耳。”

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余琴，皆不足观。最后一琴，以金猫眼为徽，龙肝石为轸，背刻二字曰：“穿云。”质量密栗，古色黝然；旷代物也。筌爱玩不忍释，请以所携琴易之。不许。增以五百金，亦不许，呼仆取入。筌乃起，怅然而出，谋诸闻者。闻者谢曰：“主人亦徒慕风雅耳，本无真赏。今见师赏鉴若此，岂复能动以利乎？”筌乃出，凭居一僧寺，誓不得琴不返。然卒无可为计，惟日饮。

无何，一夕对月独酌，念资用将竭，而宝琴终不可得，凄然泣下。忽闻墙阴屨响有声，一女子丰姿绰约，含笑而至。曰：“如此良夜，请为清歌侑酒，以破岑寂可乎？”筌讶问：“美人何来？”女曰：“勿劳穷诘，当非祸君者。”遂于怀中取黄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韵凄婉，顾盼生姿。筌连酌数觥，竟醉倒于床上。及醒，窗中斜月莹然矣，女犹坐于灯前。遽起，促之归寝。女曰：“妾亦非私奔者，自蒙青盼，觉人间尚有中郎。继知君情深如许，故背主而来，将以此身相托。即君心中事，或者犹可借箸，不意见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搵泪。筌见其罗袂单寒，转更韵绝，乃拥之入怀，为诉流连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筌闻之，喜极曰：“然则今夕愿为情死。”遂拥入，共相缱绻。既而鸟语参横，女急起曰：“吾二人岂可复留此耶！”筌辞以商琴未得，女笑语曰：“第行勿忧也。”即往墙角取一小篋，出水田衣裙各一，并冠履，易作道装。相与促装，启后扉而行。

中途入一村店沽饮，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与谈，理致玄运，遂邀共饮。女避去。道人密语曰：“君相随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时，某于门外作法，君当紧抱勿释。”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宝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杨贵妃遗琴也。传至南宋理宗，曾以殉葬，后为杨琏真伽掘得。非君不足当此

物。亦见古今神物，必不终沦于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复至劳山矣。”筌乍闻，恍若梦醒，遂起再拜，携琴入终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吴商蓄琴之富，而仅得一穿云琴，亦见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宝，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龙，称其实矣。彼劳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金尽饮泣，设其终不得琴，其将不复返乎？痴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痴，又乌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脱自喜，而卒于一艺无成，皆其自谓不痴者也。于是乎道士之痴，乃不可及。

熊 太 太

宣宗时，神木秦钟岳之父，以从军过五龙山。偶出猎，迷路。但见五峰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深林密箐，虎啸狐嗥。其阴岩积雪未融，照见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镜，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觅路未得。忽闻腥风过处，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广可亩许，旁漏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积厚寸余。熊挟秦置其处，复出，举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谓熊幸得异味，必得引其类至，共试爪牙。正傍徨间，熊忽以手揭石而入，左手携一鹿掷秦前，抚秦为嬉笑状，遂取鹿肉自啖，并啖秦。秦察其意不恶，即出所携火具取火，拾洞外落叶炙以为食。熊弃其余肉就秦食，甫尝一脔，辄点首喜跃不已。入夜即拥秦卧，数月竟产一男，自腰以下毵毛如蝎。秦初未有子，意亦良得。

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后渐解人语。驯狎已久，洞门常开。秦思遁归，顾儿未能舍去。阅四载，儿壮伟似八九岁者，行步如飞。后值熊出，秦携儿竟出。狂奔数十里，见猎者数人，从之取道而还。

初，秦出猎不返，皆以为饱于兽腹矣。及是归，众询得其故。见儿雄伟有熊虎之状，益惊喜，如获异宝焉。顾儿常思熊母，屡欲往寻，禁之，则号哭不食。其后儿益壮，喜驰射，力挽千钧，神勇无敌。一日挟弓矢上马驰去，至暮不归，寻访无踪，意其往从熊母，然无敢往追者。秦以儿尚幼，谓其必死，痛哭而已。无何，儿竟负熊归。自言初出门时，向人问五龙所在，如其言策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路中不可得食，则射鸟兽食之。最后至榆林东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倏不见。儿入洞，熊母倏自外来，将攫儿食，为儿所持。哭诉颠末，且解下体毵毛为验，乃止。儿遂请母出山，不从。儿哀祈数日，母始首肯。然非儿负以归，母亦不敢来也。言未毕，熊直扑秦。秦跪谢，儿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秦起，唤其妻出与相见，熊辄又手答拜。时钟岳年才十二也。

天顺二年，李来犯神木。钟岳聚乡勇御之于定边营。所向无前，追至河套擒李来而还。大帅上其功，授榆林参将。弘治间，火筛犯塞，钟岳大破之，斩火筛。升左都督同知，世袭。遇覃恩，钟岳兼为熊母请封诰，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俞旨。比诰命至，秦挈熊母出，披以命服，随例谢恩，悉如常人，惟不能跪与言耳。后太后闻其事，为幸其第观之。赐号为熊太君。自是人呼为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尝得之友人，以为创闻，故特叙而传之。或云此事已见《子不语》，此篇叙事，未知能出其范围否？否则，删之可耳。《八纮译史》又言：猩猩国在大洋中。明嘉靖时，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风，舟溺。玉及众商飘抵绝岸，饥甚，采桃李食之。俄有披发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叶自蔽。见人皆喜，挟以归岩洞中。后一牝者与玉为偶，产一男。其后乘

间得归，既长大，常卖茶于市，人目为猩猩八郎。事亦可记，故附及之。

嘉兴生

道光辛卯浙江乡试头场，陶字十七号，嘉兴学生李某，自接题纸至上灯后，三艺已脱稿矣。挑灯朗诵，意兴方酣。无何，冷风骤至，灯暗似豆。一少妇淡妆缟袂，搴帘而入，向生谛视，曰：“吾寻汝已百年矣！”生不觉失声大叫：“丽卿饶我！”既而扬尘舞蹈，口中哓哓不可辨。而吐词娇婉，细审似是中州语音。比晓，监军往稟号官。号官至，但见其以两手作格斗状，其指尖皆赤若涂朱。旋复大噱曰：“尔其奈我何？”号官取其卷视之，嗟惋不已，遂唤青衣二人挟生出。甫出头门，生直前向人丛夺取一眼镜，拆而抛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众询知其病狂也，姑弗与较。而生则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劳苦如故。

归寓，众环集询状。生曰：“始见女入，殊昧平生。继遂不复省意。但见女教余举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带自缢，皆为余祖夺去。谓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记取明日卯初，关圣行香过此，汝即出号求救，或有济也。’次日，天既曙，忽闻空中细乐嘹亮，呼殿杂然。遥望果见香云围绕，帝君御舆冉冉而来。余既出，伏地哀祈。帝君即左顾，命检旧案。一掌案吏，如神庙所塑判官状者，于箧中取黄册，反复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册阅毕，复命取善恶薄阅之，谓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冤可怜，余亦无可穷诘。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既无罪恶，每遇春秋祭礼，必诚必敬。即此一念，表之可以劝孝，但全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笔，索余手，遍涂指尖，囑曰：‘汝归号，可

以此麾之使去矣。然彼愤固未泄，须记出场时，至头门外，即向人抢一眼镜，拆开抛去，可免也。”嘱毕，命驾而去。余始归号，见女颜色仓皇，正在逐号寻觅。瞥见余，柳眉斜竖，直前相扑。余格以手，女逡巡却立，切齿曰：“负心汉，汝尚倚此神通，奴遂舍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极雀跃，走至头门，则有青面狰狞披发持戒者数十人，分布两行，举刃乱刺。余急取眼镜分掷之，则霹雳一声，群魔俱杳矣。于是往市牲帛，至照胆台酬祀而归。自是亦不复再赴科场矣。”

潘生传

湘郡潘生，名羽虞，号梅庵。少孤贫，弱冠入郡庠。尚未缔姻，然勤学，美丰容，闺阁见者争好之。馆于吴门刘氏。

书斋后故有小园。一日春雨初晴，生读倦，呼馆僮启后扉，步至园中。水复山重，洞宇幽邃，数转，见东北一带，朱栏回互，栏外杏花正开，弥望如雪。下监一池，桥上有亭翼然。生将往息，忽闻檐马丁东，望见楼阁参差，涌现树梢。折而西，至其处，有海棠两株，当风乱飐。其上云窗雾阁，结构俯临。徘徊间，闻楼中吟声，细细谛听，乃“他生纵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识君”二语。哀怨殆不忍听，生不觉失声长叹。无何，风动帘开，一人倚栏凝睇，明艳无双。而眉锁远山，泪莹粉睫，正如带雨梨花。生乍见魂销，既而恍然曰：“是非苏家兰姊乎？何以来此？”女点首曰：“哦，是矣。”遂下，延生入，问讯已，备述飘零之状。

盖女本住郡城苏家巷，为生从嫂之妹，字竟兰。嫁后随夫游幕山左。前年夫病歿，始携柩归。自幼与生颇狎，今别已六年矣。生因问姊家尚有何人？女曰：“有叔舅，去年携眷入京，

近亦闻已歿。家中止有老姑长洲卫氏，族姓又少，故僦居于此。”言毕涕泗交颐。生遂移坐近前，为之拭泪。女艴然曰：“甫相见，奈何无半语相怜，而轻薄若是！”生起谢，女始欢笑，徐问阿姊无恙，兄何时至此。生缕述近状。且曰：“使君尚犹无归，姊将焉置此？”女默然良久，女仆擎杯茗至。啜毕，落日已在帘钩。生起，女送之门，小语曰：“此后课暇，勿吝玉趾也。”生诺之，怅然别去。

是夕女就枕，辗转不寐。残月既上，朦胧睡去，梦生来就榻温存。女不复自持，遂相欢好，醒时觉绣袴犹沾湿也。曙后勉起理妆，支颐独坐，殆难为怀。忽女仆报生至，女出迎笑曰：“兄可谓有尾生之信矣。”生曰：“得观芳姿，死且不惜，所恨文君未许相从耳。”女不禁赭发于颊，晕若绯桃。生神魂颠倒，遽握其手。女却之曰：“郎勿尔，如仆辈来，奈何？”生瞶不已，女乃请卜以夜，生始释手而归。

漏既下，生潜启后扉出。至女所，则院门半掩，窗中金釭莹然，惟见女子几上摊书痴坐。遂入，女瞥见，惊喜起立。生直前拥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如风前孤燕，飘泊无依。昨自瞻仪宇，知非久居庑下者。倘蒙眷注，愿缔白头；但须俟老母终天，然后可议。若曰始乱之，终弃之，则逐水之桃花，妾不忍为此态也。”生闻言，遂携女至月中共矢鸾盟。誓毕，女促之起，生长跪不起曰：“自蒙允约，半日之别，如阅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恐文园已渴死矣！”女近曳之曰：“痴郎何情急乃尔？”相将就寝，殢雨尤云，倍极狎亵。鸡甫唱即起，女为整衣曰：“此身已属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曰：“世岂有薄幸潘安仁哉！”郑重而别。

自是往来，常无虚夕。然生常忧贫，是年又下第，女百计慰

解，至于拔钗搜箧，曾无倦容。其后将赴试，又虑无以为资，女知之，竭力搜索，以资其行。将发，生往话别，夜半，女先起取生衣为之装绵。生卧视之，微吟曰：“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女目视生良久，凄然泣下。生自悔失言，急起揽女子于怀，极意慰解乃已。明日遂发。迨榜发获隽，是时女之姑已前歿矣。闻捷音，窃幸好事可谐，引领以望其至。久之，闻生已就婚郡中某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计偕过苏州，辞别馆主，而足音终杳。自是始绝望，后半年，抑郁成疾，卒。临卒，大呼“此仇必报”者再。年仅二十三。

后生捷南宫，选部郎。逾年，差人至湖接有眷，回询其仆，乃知红兰久已委露，叹息而已。然自此恒忽忽不乐。一夕，醉卧方酣，忽见女披发握刀，颜色惨变，自中庭疾趋入，举刀当胸直刺，生痛极，大叫而寤。家人俱惊起视之，生以手捧心，反侧呻吟不止。家人将往延医，生不许，为述恶梦所由，曰：“吾疾不可为也。”令预备身后事。翌日将卒，口占一绝云：“只知好梦欲求真，岂料翻成恶梦因。到此回头知已晚，好留孽镜赠同人。”此事其戚某出京后为余言之。

又言生未第时，家赤贫。每夜读，膏火不继，往往独坐室中，默诵诸经，至午夜不辍。偶值严寒，夜将半，闻窗外窸窣有声。是时月色微明，潜起窥之，见一人披发虬髯，面黝黑，如演《千金记》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举动。其人旋于腰间出一物，尖长如凿，插入窗格，撬一小方洞。生意其将探手入也，先以手浸案旁水盆中。须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两手尽力捉住。其人始则跳跃不止，既而不复动。

顷之，觉腕冷如冰，试一释手，则砰然仆于阶下。大惊，拔关出视之，脉已绝而死矣。生无如何，天晓赴县请验。知县临

验毕，细询始末，笑谓生曰：“本欲以鬼吓人，而乃为人吓死，是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而汝本无心于死贼，不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汝罪也。”命地保以棺椁之而已。

周 奎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师。烈帝使内监徐成，密谕后父周奎，倡勋戚助饷，奎坚拒无有。成叹曰：“后父如此，国事可知矣！”奎不得已，仅输万金，且乞皇后为助。比自成入，奎献太子以降。掠其家，得金五十二万。其后自成自山海关败还，大清兵追至，奎复降大清。自成载辎重出奔，京师大乱，奎家人乘势掠其家，财物殆尽。已而请曰：“公贵戚也，我辈素蒙豢养，一旦无礼至此，亦何颜复见公乎？”斩其首而去。（《纪事本末》：贼破京师，掠奎家得金五十二万，他珍宝复数十万。）

义 犬 家

吴江之简村，有农妇赵氏，家在东村，去简村止三里许。妇素孝于其母。方初冬，偶得黄雀数枚，尝之而美，辄留其余。次日晨起，盥栉易裙钗，携雀往视其母。母适卧病，取所携雀哺之，母为之加餐。午饭后，复呼与细谈，不觉迨暮。妇以时方收获，遂告归。及村外，天渐曛黑，遥望林间，微火射出。趋至，则数丐围坐寺门外晚炊。妇告以迷路乞火。一丐曰：“昏黄至此，非与小和尚有密约耶？”又一丐笑曰：“火却容易，然须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将逼淫焉。妇怒批其颊，大叫“杀人”。丐怒，取土块塞其口，呼群丐共械其衣袴，取腰间汗巾缢杀之。异日入一

空圹，解其巾，覆以瓦砾，各自窜去。

夜半妇忽苏，张目四顾，见斜月未落，四野霜浓。阴风砭骨，寒战不能遽起，但呼“救命”。适其邻一屠夫，路经村口闻之，寻声而至，将曳之出。妇拒曰：“身无寸缕，无论冻已僵，亦何面目出见人乎？”屠者悟，亟走告其夫，取衣袴，导至其处，乃去。时天已晓，妇出，哭告以故，相随还家。村农赴诉于县令，即饬严缉，未获。居数日，忽闻哗传前屠为人缚石沉河而死。村农奔视，果然。

先是屠每于侵晨往前村肆中屠羊，尝有一黑犬相随。是日店主人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见犬狂奔入门，衔其衣，呜呜作哭声，叱之不去。其人心动，随之出门，行里许至寺后河畔乃止。而犬已跃入水中，俄而曳一尸出登岸。就视，则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系以石。骇绝，奔告其子，相将至河上，则犬亦蜷卧尸旁而死矣。子乃泣请其人同返，往诉于邑。捕得丐者诛之。命瘗犬于坟旁，立石表之曰：“义犬冢。”

戚自诒

戚自诒，字鉴昭，归安诸生也。家郡中横塘上。年十四，入邑庠。丰姿美而性复佻荡。家素饶，然每遇亲族缓急，辄反眼若不相识。惟于脂粉队中，挥霍不计，以故家亦渐落。年三十余，无子。后得瘵疾，妻劝以改行，生以为妒，弃之。其后至马军巷侍卫府前，有两人殴于途，生却立以待。顾见门中一少妇，姿态韵绝，时露半面相窥，生渐与目成，见其后止一老嫗相随，遽前相揖，托以寡婶寄语，问其何日归宁。女颤然俛拜，姑为妾应，延入逊坐，问姑母近复健否。随命嫗入取饮。